

苏联商品货币关系史

〔苏〕 Г·Г·鲍戈马佐夫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苏联商品货币关系史

〔苏〕 Г·Г·绝戈马佐夫 著
施达政 译 苗为振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阐述了苏联商品货币关系的历史，考察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从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到承认商品货币关系的过程，分析了苏联经济学界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理论，介绍了列宁在苏维埃经济利用商品关系和货币的问题方面同党内“左”、右倾观点所进行的理论斗争。本书可供经济工作者和高等经济院校的师生参考。

苏联商品货币关系史

〔苏〕Г·Г·鲍戈马佐夫 著

施达政 译 苗为振 校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市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0千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统一书号：4209·32 定价：0.95元

中译本前言

本书考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历史，其中苏联党和政府在公司货币问题上政策的变化是同苏联经济学界有关理论观点的演变结合起来论述的。

苏联从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到承认商品货币关系符合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是一个极其曲折的过程，中间经过多年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斗争。从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商品货币关系是一个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大小，始终是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

研究苏联的这一历史过程，不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加深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科学论断的理解，还可以以史为鉴，避免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

本书资料比较丰富，为我们研究苏联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了线索。但由于作者没有完全摆脱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所形成的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因而对某些问题的评价有不正确和不全面的地方，希读者注意。

本书原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商品货币关系问题（历史理论概述）》。为了适合我国读者的习惯，译者以《苏联商品货币关系史》书名将全书译出，以供我国经济工作者和经济思想史学者参考。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苏维埃政权初期苏维埃经济科学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	(19)
第二章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经济联系形式的学说的的发展	(38)
第三章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经济科学论商品关系和货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利用	(56)
第一节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产生的原因	(56)
第二节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利用商品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63)
第三节 解决国民经济非货币核算问题的尝试	(76)
第四章 新经济政策——苏维埃经济中利用商品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转折点	(94)
第一节 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商品关系在国民经济中作用的加强	(94)
第二节 财政制度的恢复。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货币本质的唯名论观点的克服	(122)
第五章 苏维埃经济科学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设时期的商品生产	(146)
第六章 三十年代后半期苏联经济文献中的商品货币关系问题	(175)

……思想史是思想更替史，从而，
也是思想斗争史。

列 宁

导 言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观点的科学体系，是经过多少世纪以来社会思想发展历史的准备而产生的。人们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实行某种社会制度并不是什么注定的天数，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早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就已经开始寻求更完善的组织社会的方法。发现没有人对人的剥削，没有肉体和精神奴役的人类社会存在的可能性，则在较晚的时代，是十四至十七世纪的先进社会思想的功绩。

对社会中剥削关系的批判和组织一个更公正的制度的构想，最初是以资本主义形成时期产生的乌托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共产主义形成道路上的一个必要的阶段，是它的三个思想来源之一。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指出：“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

的无数真理。”^①

但是，即使是晚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没有发展成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社会乌托邦是想象力创造的光辉成果，用贝兰日的话来说，是“人类的黄金梦”，人类从这里寻求摆脱现实生活重负的慰藉，把天才的思维力和对被压迫受屈辱者的强烈的爱寄托于对未来的想象之中。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只是一些建立在“善良”、“正义”、“合理”、“有益”等等纯伦理原则基础上的抽象构思。因此，他们的学说之间很自然地存在着相互区别的差异，有时甚至矛盾。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也证明了他们的世界观的二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当时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者。列宁在指出这点时写道：“……空想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现在，在二十世纪初，这个阶级已成长为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并且不可遏止地向这方面前进的巨大力量。”^②

另一方面，这个根源于小商品生产的新生的无产阶级，远不是一下子就脱离了小资产阶级并同它的世界观彻底决裂的。这明显地表现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经济观点中。例如，傅立叶为组织社会主义社会而提出的具体办法，就是一套十分矛盾的社会措施：如消灭剥削，克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而这一切又是和私有制、资本和资本利息同时并存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301页。

②《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版，第2卷，第432页。

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解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货币的命运问题时所持的观点，也是同样自相矛盾和不彻底的。例如，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根本没有人知道商业和货币，经济具有自然经济的形式，消费带有共产主义性质，全部工业产品经过“公共商店”在居民中分配，蔬菜和其它农产品在“市场”供给，家畜和肉类在屠宰场供给，不存在私有财产。莫尔在批判现存制度时，认为货币的存在是罪恶和非正义的根源之一，因此，在他的未来国家中，戴金银饰物显然被认为是可耻的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金银只能给奴隶们制造镣铐。

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真正非凡人物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约翰·贝勒斯^①也反对货币。否定货币，至少是在国内商业中否定货币，也是摩莱里的特征。但是，特殊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货币的，是恩格斯所说的“可以算是德国共产主义创始者”^②的威廉·魏特林。魏特林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出类拔萃的宣传鼓动者，他把货币看作是“人类的弥天大罪”，他赋予消灭货币以如此重要的意义，甚至认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成功要取决于商品货币制度的消灭。

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十分重视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他们都透过社会的经济改造来考察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货币的命运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例如，傅立叶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6页。

把通常意义上的商业和货币都保留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而欧文却以自然的价值尺度——劳动来代替货币，用劳动券取代货币。圣西门和傅立叶的信徒、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皮克尔也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按照他的意见，货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不过是些符号，是价格的象征，使用这些符号只是为了给全体公民提供个人选择的充分自由。按照他的设想，当社会主义制度囊括整个世界的时候，各个国家的纸币就成了国际交换工具。黄金则对于国内国外贸易都是多余的。产品将按照需要量自由地再生产出来，他们的价格将由劳动的耗费来调节，因供求关系而变化。稀有物品的价格则完全决定于供求关系。

只有稍微了解一下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观点就可以得出结论，他们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货币的命运的一切独特的、大胆的设想都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研究工作的出发点。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尽管有逻辑上与历史上的联系，但马克思主义是社会思想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崭新的和最高的阶段，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科学地证明了社会进步的必然性，揭示了导致最后一个剥削制度灭亡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性时指出，货币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而不是人类的什么罪恶，它本身并不会给劳动群众带来灾难和痛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地证明，社会不平等不是由货币的存在所决定的，而是由在对抗的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剥削关系的制度造成的。因此科学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从不号召无产阶级用暴力去推翻这种社会设施，因为象货

币这种历史现象必然是只能和产生它的社会经济条件一起消亡。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奠定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但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性问题还只是一个理论问题，科学预见问题，只能以极其概括的形式得到解决。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过理论探讨。这是因为，对于他们给自己提出的首要的实践任务来说，即对于组织国际工人运动来说，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是没有必要的。为了组织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作斗争，首先需要批判地考察资本主义制度，揭示它在历史上的暂时性质，指出能够消灭这种制度的力量，对于与之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只须作极其概括的描述。

此外还需要注意如下一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共产主义形态第一阶段形成和发展的经济规律。自然，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以前，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中包含的各种各样的课题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门科学应当研究的对象还不存在。

最后一点，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对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具体形式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而这些具体的历史条件是根本不可能事先预见到的。

马克思在回答荷兰社会主义者斐·多·纽文胡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行动纲领问题时写道：“……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

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①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著作所包含的理论财富，比一份详细列举社会主义改造措施的清单具有高得不可比拟的价值，因为他们的著作提供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的科学论证，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阶级力量的分布，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消灭无政府状态和过渡到经济的计划调节——，制定了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的原则，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学说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

商品生产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全面而详尽地制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经济联系形式的学说。但是他们的著作首次对商品生产的实质和它的基本范畴——货币、商品、价值及其形态变化、价格——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说，商品生产能够在完全不同的各种社会经济条件下存在，早在原始公社制度解体的阶段它就已经萌芽，经过逐渐发展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达到它的最高发展阶段。恩格斯写道：“价值规律已经在长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达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时期内起支配作用。”^①

商品生产产生的首要的和唯一的条件是社会分工。马克思写道：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并且说：“如果这些物不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从而不是不同质的有用劳动的产品，它们就根本不能作为商品来互相对立。”^②

马克思在说明这一思想时指出：“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部都有系统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通过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来实现的。”^③他在另一处还指出：“……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货币，秘鲁就是一个例子。”^④

因此，社会分工本身只能引起在不同经济部门工作的人们交换自己活动的必要性，但是这种交换也能以非商品的形式实现。

正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没有全面阐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联系形式的问题。如果按照他们在不同的活动时期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各种意见来判断，那就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只有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例如，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立即实行的第一批措施时写道：应当“通过拥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19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5页。

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做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②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又强调指出，信用制度只有作为“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③时，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职能。

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为掌握信用-货币制度而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④他们认为这些措施的实质如下：1），国有化的国家银行起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发行和信贷中心的作用；2），银行的全部货币发行和信贷活动服从人民的利益，而不利资本家阶级；3），无产阶级不消灭货币而改变货币制度的性质，在国内流通中用纸币代替足价的金属货币；4），黄金依旧是足价货币，但只在对外贸易中使用。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商品货币关系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并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因为还存在资本主义的残余，首先是还保留着私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商品货币关系的消失同私有制的消灭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例如，恩格斯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8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86页。

④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页。

《反杜林论》中写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① 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发点是私有制将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过程中被消灭，那末按照他们的意见，商品生产也将与此同时消失，他们设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只有内容和形式都是统一的全民所有制。

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这部著作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单一的全民的国家所有制的形成将意味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消灭。“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内生产力日益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人民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增加了，人也改变了，那时，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最后形式也才会消失。”^②

马克思的下面一段话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的态度：“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

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①固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曾经写道：在公共生产的条件下，“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但是，他接着就强调指出，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因为“它们是不流通的”。^②

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援引某些个别的段落时需要记住，在他们在世的时候，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不同阶段的区分问题有时并不具有决定的意义。尽管正是马克思首次制定了共产主义社会两阶段的学说，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后来还有列宁，并没有在它们之间划上一条鸿沟。他们在谈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常常是指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的整个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他们不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详细分析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上，而是把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作对比，进行比较的分析。

关于这一点，列宁写道：“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在政治上说，将来也许很大，但现在在资本主义下着重来谈它就很可笑了，至于把这个差别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许只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③

因此，归根到底说来，具有基本原则性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样一个主要结论：商品生产是一种有历史局限性的经济联系形式，在公有经济的条件下将会消亡，而劳动耗费将直接以工作时间为单位进行计算。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生产的学说的发展中起着奠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7页。

③《列宁选集》，第3卷，第255页。

定基础的作用。列宁著作中所包含的思想，由于苏联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由于苏联的经济科学而始终得到顺利的发展。

现在，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商品货币关系不仅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的特点，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残余，而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有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个结论已载入苏联共产党的纲领，并且是当代经济实践所依据的一项极其重要的理论原则。苏共纲领指出：“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①

但是，苏维埃经济科学远不是一开始就得出这个结论的。在苏维埃经济科学超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搞清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关系的实质，为了寻找利用商品关系的形式和方法，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它不仅从完全否认转到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而且制定了一整套措施，把经济的计划管理方法同商品货币关系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基本的转变已经完成了。苏联的大经济学家鲁缅采夫、哈恰图罗夫、帕什科夫写道：“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的问题，已经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解决了。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起作用的问题的热烈争论，是苏联经济科学已经渡过的一个发展阶段。”^②

① 《苏联共产党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页。

② 鲁缅采夫、哈恰图罗夫、帕什科夫：《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 and 商品生产》，载1968年3月4日《真理报》。

苏联经济学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上的观点经过了相当复杂和矛盾的演变过程。甚至在某些原则问题上至今仍然没有完全统一的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关系的原因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和现在一直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例如，在二十年代，小商品生产的存在被说成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三十年代中期又出现过所谓核算分配论；在五十年代是用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存在来解释商品生产；现在，许多苏联经济学家则在指出社会分工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基础的同时，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相对地在经济上相互分离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

大家知道，前三种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的说法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最后一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争论的，并未得到普遍承认。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和发展的一般条件，这一点并未引起任何异议。但是，能否说经济上的相互分离就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一再指出生产者的相互分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特征。例如，马克思写道：在交换经济中，各种具体劳动是“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① 恩格斯指出：商品“是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说，首先是私人产品。”^② 列宁指出：商品生产“是通过市场而彼此联系起来的单独生产者的生产。”^③ 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把经济上的相互分离状态确定为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而是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5页。

③《列宁全集》，第1卷，第385页。另参看《列宁全集》第1卷，第81页。